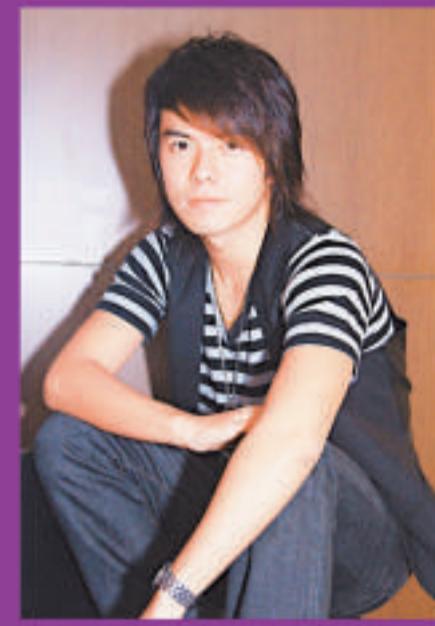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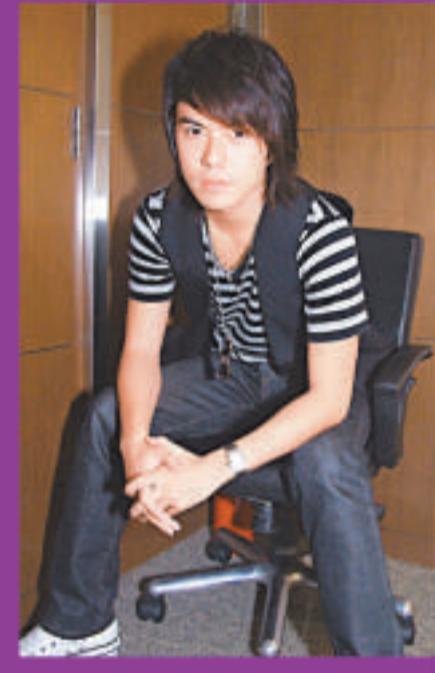


▲王友良對工作意見多多



▲Ivan唱歌之外亦有做生意



▲王友良認為在舞台上應予人自信的感覺

# 王友良 活出精采人生



王友良 (Ivan) 在新碟《Flying Colours》裡，以色彩代表人生百味感覺；現實生活中，他同樣無法以一種顏色來定性。從打扮與穿衣的哲學，到橫跨台前幕後以至商界的事業領域，他都像個調色盤；豐富的顏色，到了他手上便混成了屬於自己的圖畫。

## 興趣多籬籬

「Flying colours」在英文裡有大獲勝利與成功的意思，在今次的新碟裡，亦同時「語帶相關」，因為這張EP裡的歌，像《紅眼症》、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及《紅白》，全都有顏色的字眼在其中，所以王友良亦順勢大玩 colour concept，以顏色寓意不同的愛情感覺。「不同的顏色可以代表不同感受，新碟的歌曲類型很多元化，用顏色來表達會較容易帶出其中概念。今年是我入行第二年，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各方面的我，如果只以固定的一個音樂方向或一種顏色與性格去看王友良，那是不夠全面的。」

## 看《紅白》長大

Ivan說，會有心理學家為他做過測試，發現他興趣很多，所以幾乎四季的顏色都可以跟他匹配，其中又以春夏兩季的顏色最相襯。「我喜歡五彩繽紛的顏色，尤其偏好鮮艷的色彩，最愛湖水藍及其他多種藍色，也喜歡粉紅色及紫色，這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正面和樂觀吧。事實上我也頗像『變色龍』，性格較難捉摸，不同時間可能會顯現不同性格，變化可以很大。」他說，即使到了秋、冬天，他也會花時間搜購鮮色衣服，像湖水藍皮衣、全白的冬季西裝、粉紅色絨西裝等，秋冬主打色則並非他那杯茶。「我有多樣化的愛好和性格，與我從事幕前與幕後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也有關係，因為我要有不同性格面對不同工作，在幕前做歌手時要充滿自信、開朗及 colorful，做幕後製作或做生意時就要穩重一點，所以顏色會選黑、白或灰，至於當司儀或主持人，不知為什麼，我覺得我的顏色是介乎深與淺之間的綠色。」

在音樂風格上，王友良同樣「博愛」，從J-pop與Canto-Pop，到Trance及Hip Hop，就連日本演歌、中樂、日本民謡、古典音樂，以至黃梅調，都是他唱片架上的珍藏及唱卡拉OK時的選唱曲種。正因為他從十歲年輕一代的歌到五、六十歲那一代人的歌都能唱，所以他跟誰在一起都沒有代溝。

## 王友良活出精采人生

在《Flying Colours》中，《紅眼症》、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及《紅白》三首歌各有特色，但除此之外，原來三首歌對Ivan來說都別具意義，《紅眼症》早前為他贏得了《第十九屆CASH流行曲創作大賽》「網上最歡迎歌曲獎」季軍，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讓他如願做出自己喜歡的電子音樂，而改編自日本歌手森山直太郎名作《Sakura》的《紅白》，更是促使他入行的關鍵。「《Sakura》可以說是我在日本『闖蕩』的歌，當年在日本讀書時，就曾經很多次代表香港在文化交流活動上唱過，回港試音時也是唱這首歌。但令我最感到奇怪的是，填詞人林若寧替中文版填詞時，竟在我們彼此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填出了『紅白』這個主題。我喜歡日本音樂，所以從小到大都會看日本的《紅白歌唱大賽》，讀中學時更辦了連續兩屆《學界紅白歌唱大賽》，由此令我認識了很多人、學到很多東西、接受了很多傳媒訪問，甚至報讀大學也有優勢，所以『紅白』跟我的人生是有很多密切關係的。」

《紅白》是一首「Cover song」（改編歌），巧合地，Ivan出道第一隻碟的主打歌《我信》也改編自日本歌，談到將日本

元素帶回香港的問題，他說：「Cover song並不能代表我的路向，只是我很受日本歌曲影響，喜歡尋找一些日本元素。我日後也會將一些動聽的日本歌帶回香港，因為好歌是沒有語言界限的，配上不同語言便會有不同味道。不過，我也會努力做好平衡，今次的《紅眼症》及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就是全香港底班，上一張碟《Invitation》裡，本地創作、日本創作及cover song就各佔三分之一。」

他續說：「我相信我以後的音樂方向仍然是多元化的，因為我本來就喜歡不同類型的音樂，我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做些較為傳統和有中國味道的作品，例如小調。中國無論在文字或音樂方面，都有深厚的歷史淵源，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驕傲的東西，作爲一個華人歌手，我很想能夠有更多屬於自己地方的音樂。」

## 日睡五小時

銳意在歌唱事業上大展拳腳的王友良，在幕後也長袖善舞，他所經營的公司一如他本人，涉獵範疇非常廣泛，有與模特兒公司的合作計劃、經理人工作、製作、廣告，以至進出口貿易等，最近，他就跟日本兩大製作公司簽了代理人合約，代表對方的攝影師、造型師、化妝師等創作團隊，在香港與內地洽談工作，另外又研究開拓歐洲業務。「我覺得年輕人應該多做些不同的事情，只要肯去嘗試，就一定有機會成功，最重要是懂得分配時間。」他努力平衡台前幕後工作，在一天二十小時裡塞滿各種事情，唯一犧牲掉的，就是睡眠時間。他笑說：「我是一個不太喜歡睡覺的人，少睡一點就能解決很多問題。通常我每天早起就會忙著做生意上的工作，如發email、confirm proposal和打電話聯絡各方面等，約十一、二時離家，開始做幕前工作，直至晚上十至十一時左右回家，再做四、五小時工作，約凌晨五時睡覺，每日只睡四、五小時便夠。」

他坦言，唱歌與做生意都是他的重心，難以分輕重，因為兩者都是其夢想，各有不同樂趣、挑戰與滿足感，而且也能相輔相成。「幕前工作做得好，就會有更多人認識我的公司，而我的業務又與這一行有關，所以生意好，又能為我帶來更多工作和曝光機會。」問他何不乾脆自己管理自己的演藝事業，他指這樣反而會局限了思想空間，框住了自己。「與別人合作才會產生火花，所以我才將自己的management簽給恆藝。不過，我在marketing、promotion及音樂等方面都經常有很idea，可能是全行最意見多多的artist。」

文、攝：小 O

▲Ivan興趣廣泛  
幕式上獻唱  
華仔與韓紅在殘奧開

## 《家好月圓》難脫續集窠臼



無線劇集《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》雖然標榜是《溏心風暴》原班人馬所攝製，而且還怕大家不知道，連劇名也要和前一齣劇掛鉤，但其實是毫無關聯的全新故事。播映至今，坊間的反應並未如《溏》劇那樣掀起另一個熱潮。

這齣劇集匯聚《溏》劇的戲劇元素，包括大家族三妻四妾爭寵、爭家產、爭男人、爭一己之利益，亂七八糟的愛情男女關係，當然還有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，實行合一爐而共冶，予人一種「乘勝追擊、再斬四兩」的味道。我會提過，

《溏》劇其實並沒有脫離粵語片家庭倫理悲劇的範疇，簡直是《季節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大家族》、《朱門怨》的混合精華版，只不過時代背景和家族生意不同。這類大家族爭權奪利的劇種，配上戲劇衝突元素，結合資深演員的演技，是必勝的公式。

今次《家》劇可以說是完全套用這個公式，而且還變本加厲，不可不提的就是《溏》劇中的吵架和對罵等衝突位，今次實行加碼，使到這類的情節幾乎無日無之，而且今次擺明車馬是實力派的藝員李司棋、關菊英、米雪、夏雨、韓瑪莉、阮兆祥、黎耀祥和重返無線的李香琴等人的表演之作。

平心而論，不可說不好看；但是由於「珠玉在前」，加上幕後人員的保險為上，使《家》劇未能有突破或新火花，反而落入續集的例牌命運，說來令人有點泄氣。

至於另一齣沒有太多宣傳、講述神怪仙妖的劇集《搜神傳》，近期成爲城中的熱門焦點，據悉有很多非師奶觀眾（特別是男性觀眾）捧場。

雖然說劇集故事模糊了時代背景，只是將一些民間傳說和歷史上流傳的神話以至《山海經》、《鏡花緣》和《封神榜》等炒成一碟，不過勝在輕輕鬆鬆，和簡單直接的表達真、善、美和貪、嗔、癡，加上很久沒有看到的中國式法術和飛天遁地，人物角色又富特色和親切（雖然無線的彩色假髮很可怕），結果意外地受落。

崔曉



▲《家好月圓》以老戲骨掛帥

## 內地影業存隱憂

今年上半年是香港電影的冰河時期，業內人士進退維谷，不知去何從。反觀內地市場卻一片好景，首兩季的電影票房收入超越去年同期一半年（50%），每月平均收入是二億六千萬，連三、四月都沒有明顯的下滑（與往年不同），半年總票房逾十六億元。

內地票房進賬理想，但看電影的人次卻不多，2007年人均看電影次數是百分之二十二，即每人平均近五年才看一次電影。究其原因，其中一個原因是票價高。內地的電影票價由十多元至七、八元以上都有，相對人民收入來說，所佔比例甚高。以絕對值而言，有部分地區的票價高於美國。而美國人平均看五次電影，亦可說是票價便宜（相對收入）所致。

電影票價昂貴的原因是影院不多，去年內地就增加了近五百個電影銀幕（總數近四千個），今年上半年又增添了一百五十個銀幕，所以，今年上半年的電影平均票價約爲二十二元，比去年下調了一元正。再過幾年，相信經市場自我調整，票價將會更爲「合理」。



今年上半年是香港電影的冰河時期，業內人士進退維谷，不知去何從。反觀內地市場卻一片好景，首兩季的電影票房收入超越去年同期一半年（50%），每月平均收入是二億六千萬，連三、四月都沒有明顯的下滑（與往年不同），半年總票房逾十六億元。

內地票房進賬理想，但看電影的人次卻不多，2007年人均看電影次數是百分之二十二，即每人平均近五年才看一次電影。究其原因，其中一個原因是票價高。內地的電影票價由十多元至七、八元以上都有，相對人民收入來說，所佔比例甚高。以絕對值而言，有部分地區的票價高於美國。而美國人平均看五次電影，亦可說是票價便宜（相對收入）所致。

電影票價昂貴的原因是影院不多，去年內地就增加了近五百個電影銀幕（總數近四千個），今年上半年又增添了一百五十個銀幕，所以，今年上半年的電影平均票價約爲二十二元，比去年下調了一元正。再過幾年，相信經市場自我調整，票價將會更爲「合理」。

周沂

田力